

朱雷集

林培廬著



蔡元培先生惠存

培廬贈于先生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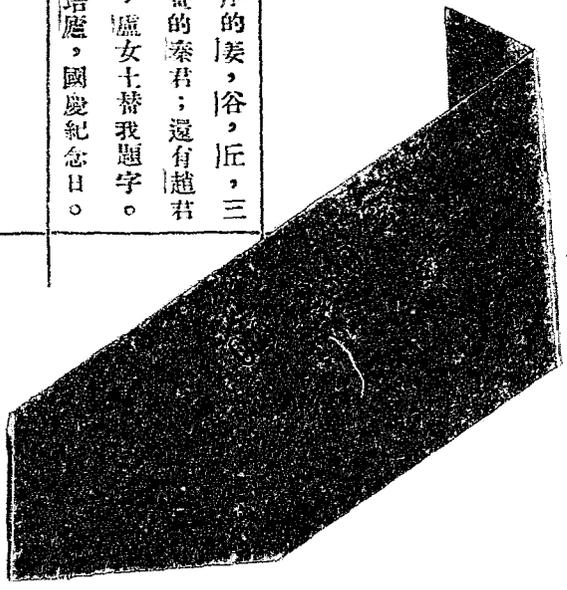


1926

1207

致謝於作序的姜，俗，匠，三君，及作畫的秦君；還有趙君替我攝影，盧女士替我題字。

林培庭，國慶紀念日。



此集謹獻

我的朋友

林培廬

五，十，一九二六。

#85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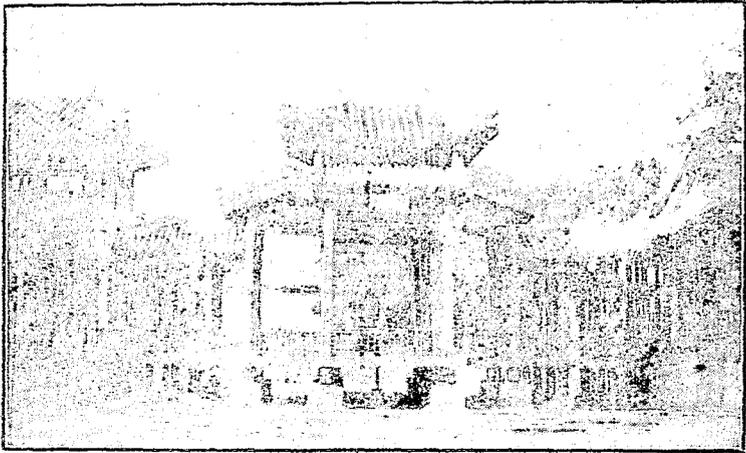


影 近 者 作

1 9 2 6



影 小 書 讀 者 作



(亭虹跨) 一 之 景 風 園 梭 大 中

末甫集目次

封面畫(秦宗堯).....	一
插照三幅(趙澄).....	一
序一(姜華).....	一
序二(谷鳳田).....	一
致末甫集作者的信(丘玉麟).....	一
文藝批評大意.....	一
談民間的婦女文學.....	四
「美妻」.....	十
評「彩虹」.....	十二
「溪水集」序.....	二十
一年來的醫藥社.....	二十二
社會改造的途徑.....	二五
婦女解放聲中應有的覺悟.....	二八
悼殉難的劉楊諸女士.....	三十
勞工運動聲中我們的責任.....	三一

紅淚	三二一
秋晨	三三三
月下故影	三三四
姑嫂踏車	三三六
太子樓的蛤蟆	三三七
呆女婿的故事	三三八
陳良璧離婚的情形	四一
覆赤心社的信	四四
附民國十年組織的嶺東社會改造社	五七

序一

我一生有兩句話，使我的生命格外豐富，格外暢適，這便是我曾經借用在燕風發刊詞中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在燕風死了又復活之後，我又說過：「腰酸背黃了，收穫纔不好，我們何曾有一句『怨天尤人』？因此我們還是櫛風沐雨的耕耘罷，耕耘不周到，只怪自家的工夫欠實在……」我對於任何事，差不多皆是這兩句話在支配我，假設是我認定了非幹不可的事。

就以燕風一個文學刊物來說罷，收穫纔是不好，但不能說是沒有收穫：因些微末的收穫也會得着不少同情者的稱許和合作，這意外所得的收穫的同情者，可以說是已經不自自耕耘了。假使沒有燕風的話，天空海闊，這些同情者也無緣飛來兩相認識，而成爲可慶欣的交好。

林君培廬便是燕風意外所得的收穫之一了。培廬在文學上的努力，已爲世人所知，便是燐葉文學社的工作和成績，很值得我們無限欽服。記得在今年春天我收到培廬初次來信，知道他不僅在北京，而且還是同學。我立刻回信請他有工夫來會談。一個黃沙迷天的正午，一位不會面識的同情者，被門房領進我的書室來了，他瘦瘦的身材，已表現出他那誠樸自強的精神，我那時正捉筆寫東西，便站起身子來請教他的姓名：

「林培廬。」來客說。

「哦，培廬！哦，不要客氣，請坐。」我連忙推案讓坐，和他坐下便高談起來。向來我不叫人吃煙的，但這次茶水也忘招呼。待我發現他眼角眉毛上均糊有灰沙，然後纔請他洗臉。我們會識不久以後，我去訪他，——他住的地方離我很遠，在德勝門積水潭那邊。我認識門牌進去以後，窗前飛來一團一團的柳花，把我們的絮談粧點得十分雅緻。

秋風已經掃落葉的時候了，楓葉的臉龐漲得通紅，培廬和我在這奉到秋之間，雖在百忙裏也常會着，我們素來是忘形慣了的，只要會着便縱橫一切的亂談，尤其在我是毫不顧忌其餘。培廬因是潮州人，說普通話是較爲困難，這只是對他寫的東西才可以了解 and 明瞭他了。現在他將他素常寫的散文集在一處，題曰耒耜集，寫信要我給他作序，其意思也在求人之了解 and 明瞭他。他來信說他題「耒耜」之義，謂：「耒耜是農具，意思是我們拿着農具在耕作，這耒耜便是我耕作的小部分。」這話對了，我常常在那裏抱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而他竟也找了一個耕耘的耒耜來，公然也耕作出一小部分，可見不問收穫而收穫便自在了。我聽了很爲歡喜不置！

韓非子五蠹篇上說：「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培廬殆具禹執耒耜之精神，這更是目前中國所極需要而禱盼的了。故我願在培廬的耒耜集付印之時說幾句話。

十五年中秋節後三日姜華序於京都惠園響水磯前。

序一

因為要躲避盛夏的時疫，我跳出了青州的虎窠，回到我的故鄉——濟寧去住。流失般的
光陰，匆匆過去，然而我已在家住一月有餘了。一月後當我到青州時，培廬的信件已是一
捲一捲的存在學盥處了。爲了急子要看看是些什麼事，我顧不得奔波的痛苦，當晚就先
把培廬的信件看完。在許多的信件中我得到了一個慰安，這便是培廬對我說，他已將他年來寫
的散文，收爲一集，預備付印；並且還懇切的要我來寫一篇序文。但是這驚魂未定的我，敢
我寫一篇什麼的好呢？不錯培廬已經將他預備付印的稿件寄來我看。我對於培廬的工作，只
有一個欽敬和景仰，別的我沒有話說。不得已就讓我把我數年來友誼的經過，敘述一番吧
，也只好作爲他印這集的一個忠實的紀念。

我和培廬發生朋友的關係，已在三年前了！

記得是在三年前的一個深秋的午後，我和朋友W君S君R君等剛剛作過佛山之游，嘗得
我兩腿發酸，回到學校裡去休息，那時我正在濟南。似乎朦朧的想要睡去了，校役却送來了
一對粉紅色的信。拆開一看，原來是我的朋友田君印川從北京寄來的。然而是何等重要的一
封信呀！在那封信裏，田君爲我介紹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張君友鸞，一位就是林君培廬了。
我和林君發生朋友的關係就從那時起。

後來田君和林君在北京組織了鸞文學社，又寫信要我加入。我那時真的有些自慚形穢

！我雖然也會讀過了不少中外的文學名著，但是我很少有親手去創作過！所以說到去加入他們的醫藥文學社是我所心悅而胆寒的了！

一封信一封信的催着要我的允諾，我感到他們是那樣的熱烈而且真誠，實在我已顧不得我的淺學無知了，我便很恭順的投効在他們的旗幟之下。一月後醫藥社的第一種定期刊物醫藥半月刊已經在風沙滿城的北京誕生下來，我們是如何的慶幸而且喜悅呢？

我們的作品，從此時常在同一的刊物上印了出來，我們得到相互的觀磨，我們的感情也便一天濃厚起一天！

培廬真是一個熱烈的青年，無論是在他的文字裏，或是在他的應事處人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就以醫藥社來說吧，假說不有培廬這樣公而忘私的人，從中支持；恐怕醫藥社早已不是人間的寧馨兒了！但是因為有培廬那樣的熱心，那樣的一往直前，那樣的不避險阻，那樣的任勞任怨，所以我們的醫藥社還能在中國的文學界中佔一個小小的地位，這能說不是培廬的成功嗎？世間上有這樣的苦苦工作的人，所以這本小小的末雨集的出世，自是人們意中的事了，又何待牠的落地而後知呢？不過這是培廬的處女作，我一方面在祝禱着培廬的成功；我一方面又不敢說這就是培廬的最大成功。我們只希望這是培廬在學問途上成功的初步吧了。你看他右手拿着耒，左手拿着鋤，還正在努力的工作不息呢！他有這樣的精神，有這樣的勇氣，我們可以預卜他將來的成功不少！我們敬候着他將來的收穫。

至于這本書的好壞，我沒有定評，我也不願多說些廢話；況且我的身體近來有些不適，

我更不能多說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只有讀者自己去品評了。
今于此書出版之始，聊寫數語以作此書之紀念云爾。

一九二六，一〇，一三，
谷鳳田于古青州。

介紹嶺東言論界的中心

大嶺東日報

- (一)消息靈通
- (二)材料豐富
- (三)闡揚文化
- (四)迎合新潮

汕頭新聞界歷史最長的

民聲日報

- (一)提論謹嚴
 - (二)紀載翔實
- 社址在汕頭永安街二十四號

一般第二期

美神與酒神.....	李石岑
僵屍作祟.....	周子同
上海的新聞界.....	胡仲持
中世紀的波斯詩人.....	西清
法味.....	白采
白采的詩.....	白采

新女性第十期

婦女地位與生理.....	非子士
藝術與性愛.....	仲持
結婚的目的.....	汪護
女性與戀愛.....	尹文彬
高曼女士文某.....	顧均正
婆羅洲的婚俗.....	顧均正

目 要 刊 季 第 一

期 一 第 卷 一 第

- 勝如白紙……………谷鳳田
- 死神的勝利(詩劇)……………青 民
- 鏢的回憶(小說)……………谷鳳田
- 遁逃(小說)……………姜 華
- 憑空寫密塔外的密斯工(小說)……………丘玉麟
- 她的情人(小說)……………徐霞村
- 街窗(小說)……………羅吟圃
- 嶺東崑歌集序……………周作人
- 未回集書後……………瞿菊農
- 絕命曲……………王 衡
- 小詩……………王利貞
- 讀我的生涯……………九 思
- 刊末……………林培廬
- 通信處：北京中國大學林培廬君轉覽築
文學社

致未雨集作者的信

代序

未雨集作者：

憑藉你的堅毅籌劃，響槩在這沙塵迷濛的東方伯利恆城已吹號了幾聲，憑藉你的熱摯聯絡，渺微的同志的異鄉響槩吹者已識悟了奮鬥的團契。往時我總驚嘆你這個來自荔枝南國的旅人（雖然我也是）能把聲音如鑼鼓的叮噠，臉容如陳列的畫圖的生人擁集為懇種文藝之園地之朋侶的魄力，現今我纔明瞭你原來腰間是帶有未雨這柄農器：你的書札疊疊貽寄，你的論說篇篇鼓勵，無論土地如何饒瘠，無論人們如何疏脫，總敵不過你這無日無夜運用着這種農器的農人之精神！你纂選了這幾年來所寫的書札論說為一小集名曰未雨，這時你就是終歲作苦歎慶五穀盈廩的農人，拖着農器，笑痕佈滿了被霜侵日曬的蒼黑的臉上，顫動着丹紅的厚唇，在人前指說這是「我的農器！我的農器！」，你的田儻山婦也顧盼你的農器面有喜色的祝頌而且勉勵你！自然我是渠們中之一個，雖然我的圓闊的舌不善製造諛詞，我的憔悴的臉頰不善表顯出悅的皺紋。實在當你這農人拖着未雨在人前表示你自己一些收穫時，若是我的話不錯，惟有你的同甘苦的田儻山婦正會深深領會你的心情，喜逐顏開。也許前後左右的富翁豪賈紳士淑女正誚謔你是個街頭唱蓮花落者嘴裡咬着一片硬麵

作者未印成的書

- (一) 銀艇(散文第一集)
- (二) 刁斗集(小說集)
- (三) 園丁集(散文第二集)
- (四) 培廬詩存
- (五) 潮州學術概論
- (六) 嶺東民間文學五種

包亮揷着打狗杖笑眼瞇瞇呵。但我總以為愛護文藝的人只要真誠努力吧了，收穫的豐歉惟有隨各人的能力。縱然第一次的收穫不甚佳，但若因怕初次不佳的收穫就任五穀散爛任田園蕪荒倒是可惜。誰能預料你將來沒有更滿收穫呢？以你已往在藥園地上的努力和功績，我相信你這來自精神的人是文字國之忠誠的國民。

海甸燕湖畔丘玉麟。 十一，三。

介紹鑾築社嶺東分社社員吳其敏君的著作

(一) 沉思集(已出版)

(二) 淺笑的桃花(印刷中)

介紹汕頭徽社將出版的

微音小週刊

——內容純係文藝——

通信處：汕頭澄海西門外四古山房吳其敏

文藝批評大意

- 一，批評與創作有同樣的重要
- 二，文藝批評底目的
- 三，文藝批評的種類
- 四，現在的文藝批評界
- 五，文藝批評的我見
- 六，結論

在這文藝方興時代，我們如果要努力追尋夢裏的青花，要努力建設無何有之鄉，自然文藝創作是一件十二分重要的事。但是，成功的文藝創作，都是產生於真正文藝批評之下。我想在文藝上稍有研究的人，早已異口同音答一聲「這是固然的」，何以故呢？原來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就，箇面上瞧來，似乎沒有關係；可是詳細推考，確是「互相聯鎖」的；因為文藝創作之好醜，必藉文藝批評以判斷之，糾正之，文藝創作纔有進步之可能。包壽眉君不是這樣說嗎？『文學所以能進步，不僅在創造，批評也是要緊的，單有創作，而無批評，那麼，創作出來的東西，其影響於讀者，總是細微；其印刻到讀者的心坎裏，也是暫忽的。好作品一經了批評家的批評，那麼，牠的價值更加增加；壞作品一經了批評家的批評，牠的不妥當的地方，一一揭出來，使讀者知所取舍，不致於誤惑了。』（見學燈第六卷第八號批評與護駕）



南

從這段話看來，我敢說：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實有同樣的重要。如果沒有真正誠懇的批評，要顯得偉大成功的作品，真是一件難之又難的事！

(二)

在上面我們既明瞭文藝批評的重要，現在便可來談談文藝批評的目的了。他的目的：

(一)是要使作者的創作力進步，和讀者能够了解作品的內容——固然中國現今的作家創作力是很薄弱的；但這都是缺乏真的批評家的指導的緣故。中國現文壇上，如果有一個真的批評家出來糾正，則作者方面，便可知他藝術的缺點；讀者方面，也可了解作品好醜的地方。(二)是要使真的，善的，美的作品得以保存；偽的，惡的，醜的作品得以汰除——中國自從新文藝運動爆發到今，一般盲目的青年，都知道崇拜名人，渺視無名作家，以致許多惡劣的作品居然存在，成熟的作品乏人賞鑒，這是何等可惜的事！而且讀者常常鬧出「以夜光爲怪石」，「以燕磯爲寶珠」的笑話。倘若有一個超越一切偏見的批評家，將作品的好醜列舉出來，讀者便可在沙礫中搜出真的，善的，美的作品；而汰除偽的，惡的，醜的作品。

(三)

文藝批評的種類有：歸納的批評，判斷的批評，解釋的批評。歸納的批評是集合種種不同的印象，加以適當的評論；判斷的批評是用清晰的觀察，判斷任何作品的好醜；解釋的批評是對於歸納與判斷兩種批評，加以周到的說明。其他如審美的批評，推理的批評，形式的批評，道德的批評……種類甚多，因限於時間，恕我不多說吧！

(四)

我每提起現在的文藝批評界，我的淚泉已狂流！的確，現在的批評界批評的態度，都是沈落在那「謾罵式」「捧場式」「求疵式」的傾向。別的地方不要談，單就我們現在所住的北京一隅來講：「看客在戲臺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裏發標，伶人廚子，無嘴可開，只能怪自己沒本領。但倘若看客開口一唱戲，食客動手一做菜，可就難說了。所以我以為批評家最平穩的是不要兼作創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雜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掃蕩之後，倘以為天下已沒有詩，就動手來創作，便不免做出這樣的東西來：宇宙之廣大呀，我說不出；父母之恩呀，我說不出；愛人的愛呀，我說不出。阿呀阿呀，我說不出！」（見語絲第一期）這不是「謾罵式」的文字嗎！『癡隱的詩的創作，比較上以散文詩為成功。他曾受法國Baudelaire與印度Tagore的影響不少；但詩中的情懷與思想，却依舊是他自己的。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最能在他的作品中顯露自我來。菊隱在這卷詩裏，曾透出他溫柔的情懷中所潛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閃耀出「將來」的光輝，這是我們從哭聲中所得的安慰。這卷詩中情思的纏綿與委婉，沉着與銳利，固已滿足了我們的欲望；但用這種文體寫詩，而且寫得如此美麗深刻的，據我所知，在中華的詩園中，這是第一次的大收穫。』（見文學周刊第四十四期）這不是「捧場式」的文字嗎？

(五)

我以為文藝批評固然不是「無味的恭維」和「無理的謾罵」，但也不是「無意識的求疵」。戚

仿吾先生說得好：「……此外還有求疵與捧場的兩種似是而非的批評。一是不爲作者設想，一是專爲作者欺世，要皆是文藝批評的異端，對於讀者與作者一樣有害而無益的。」（批評與同情）這樣看來，可知文藝批評不是「捧場」與「求疵」了。

我最贊成仿吾先生所舉的文藝批評條件，而且很希望現在的批評家，注意成先生的文藝批評條件吧！

（甲）應當超越一班偏執的見解

（乙）應當囊括一切部分的智識

（六）

我這篇文字的結論，就是：文藝批評固然是文藝園裏廓清烏烟瘴氣的良方；但是批評者的態度，應當平心靜氣，用冬雪般的眼光，去批評文藝作品的好醜。這是我最後對於現文壇批評界的希望！（文藝週刊）

三月廿四日於平大

談民間的婦女文學

廣業社「婦女與文學」剛墮地，編者要我來這裏數石片。我本該躲過不談，無如我胸中含着無限的話，要對閱者諸姊妹兄弟傾說；雖則本刊現在園地這麼的狹小，我的淺陋的文字和大家會面時日也甚長，然而我終不得不在此時寫這篇短文來獻醜。甚希望大家不要滑滑的

看過，助我這一臂之力以收集民間的婦女文學。那麼，此後的民間婦女魂，都將要以香花來供奉我所盼望的姊妹兄弟們了。

跑了一陣「野馬」，且勒回來，談一談民間的婦女文學吧。

婦女文學是民間流行的口述文學之一：聽者是用耳，故也可稱爲耳的文學。如傳說，故事，歌謠，諺語，謎語；等。它能夠委婉地描寫出暗土幽穴裏蚊蟻一般的婦女一切最深刻，真摯，縝密，濃厚的情感和意境。再詳細地說，它有的是婦女痛苦的呼聲，憂樂的寫照，有的是婦女日常生活的種種現象的表現，禮教底下的一切盲從與反抗的聲響。聽，我們試聽：

相傳宋帝昺嘗逃到南澳，都統張達往從之；其妻陳壁娘，送他到這島嶼，並賦了下面這首酸切的平寇曲：「三年消息無鴻使，咫尺憑誰寄春燕？何不還我張郎西，協義維舟同虎帷。無術平寇報明主，明良不是奇男子！倘妾當年未嫁夫，願學明妃獻西虜；元人未知肯我許；我能管絃又能舞。舞回聞難不欲生，未審張郎能再覩！」因此，人家便叫這島嶼做辭郎洲。——潮州民間傳說之一

我們聽了這節傳說後，我們要知道，這是民間流行的口述文學中含有婦女的文學作品的鐵證。聽，我們再聽？

前清順治癸巳年間，潮安郡城陷。這城內有一家趙姓的曼麗的女學士趙璣和她的嫂氏丘恭娘，各被虜北去，過通衢，恭娘題詩於驛壁：

妾鳳城趙家婦也，命薄罹難，號死未遑，旅次殘魂，哀音恨句，庶祈靈於雁使，蒼

合鏡於鸞班，血灑官亭，見者憐之。『十日離鄉音已稀，愁眉生怕送殘暉；天涯破鏡知誰在？塞外悲鴻去不歸！望到故山心化石，聽來杜宇淚沾衣；五更畫角城頭月，吹落旗亭促馬飛！』

璣至，見而悲之，因用其韻，續題於後：

兒與嫂共筆硯者四載矣，癸巳城陷，被俘至此，見壁間詩，知出嫂手。嫂乎！嫂乎！兒和在斯，倘嫂一日生還，重過此地，觀兒淚筆，兒死猶生矣！『分明筆仗影依稀，驚陣鴉鴉散夕暉；去國竟成千古恨，抱琴應共九泉歸。才高柳絮餘香滯，命薄桃花卸華衣；淚眼相逢何日事，一聲鞞鼓各魂飛。』

潮州民間故事之一

我們聽了這段故事後，我們要知道，這也是民間流行的口述文學中含有婦女的文學作品的鐵證。

其次，來談歌謠

歌謠是民俗學的重要分子，這分子多半是討論婦女問題的；歌謠是民間文學的極好材料，這材料多半是婦女貢獻的。——這幾句話，我會引在我那篇「潮州平民文學概論」一該篇另出單行本。聽，我們再次聽：

一把紅著廿四雙，怨父怨母怨媒人；怨父怨母收入聘，叫我細細就嫁人！

一把紅著廿四枝，怨父怨母怨媒姨；怨父怨母收入聘，叫我嫁了要做呢（讀下平）？

—潮州歌謠之一—

這歌是舊社會買賣式和強迫化的婚姻制度下的婦女的怨歌。

二八佳人巧梳裝，忽聽門外響玲瓏，明明知道娶親到，故意開言問聲娘：「親娘呀，這是誰家活倒運，大清早起就開喪。」她娘說：「今天是個上好日，前院你姐姐配新郎。」大姐說：「人家都有新郎配，爲什麼我十七八歲守空房？」她娘聞聽啐一口，罵聲大姐太張狂。昨日就有媒婆到，說了東莊，說西莊：東莊醜陋是財主，西莊俊俏是貧郎；不嫌醜陋吃飽飯，喜愛俊俏安糟糠。大姐說：「不管俊俏醜陋將就了罷。」她娘說：「大姐你休忙，你還有二十多年好風光。」大姐說：「二十多年的風光我不要，如不然，咱們大家要分房。俺爹爹別上你房裏去，哥哥別進嫂嫂的房；咱各人打鋪各人睡，我看看您忙不忙？」

—河南衛輝歌謠之一—

這歌是埋怨娘老子太糊塗，不把自己早嫁的歌。

杜梨樹，開白花。養活姑娘做什麼？給個針，賸縫插。給個剪子，賸絞插。絞插會了給人家。爹也哭，娘也哭，女婿出來勸丈母。丈母！丈人！都別哭！你的姑娘給我家，不受罪。鋪新牀，蓋新被，繡花枕頭要一對。

—山東臨清歌謠之一—

這是叙女子出閣的情況。

小老鼠，上南山。剝皮條，換大錢。稱小米，撈乾飯。媳婦吃，婆婆看。氣的婆婆搥鍋

。婆婆！婆婆你別攢！剩下這乾水不喝它。

——山東臨清歌謠之二——

這歌是叙不孝的兒媳。

小棗樹，搭拉枝，上頭坐着個刺蝟妮。刺蝟妮，不做活，拾把柴禾夾撒着！借把米斗打着！倒了鍋裏柯杓着！盛了飯裏冷着！吃了肚裏停着！不竄門子怎麼着？

——山東臨清歌謠之三——

這歌是叙懶滑的婦女。

琉璃盆，調生菜。兩口子打架，要分開。一個要鍋，一個要碗。一個要枕頭，一個要鋪蓋。一個要門裏，一個要門外。

——山東臨清歌謠之四——

這歌是叙夫妻間的生分。

該一該，欠一欠，黑雞下了個白雞卵。假了皮，怪好看。他娘吃，他娘看。他着了急，踹了他娘一腿泥！

——山東臨清歌謠之五——

這歌是叙妯娌間的勃谿。

摘茶雀叫連連，叫到三月摘茶前。摘一斤一，賣斤一，做雙花鞋奉娘親。娘親孕我十個月，月月要當心；生個男，更更好；生個女，冷冷冰。少時吃了爹娘飯，大來服事別家人。

公要打，婆罵，大姑小姑扯頭髮：

—安徽婺源歌謠之一—

這歌是叙舊社會重男輕女的情形，和做人家嫁婦的痛楚。

月亮光光，女兒回來望望娘。娘叫心肝肉，爺叫百花香；哥哥叫我親姊妹，嫂嫂叫我吵家王。開簾子，穿娘的；開米櫃，吃爹的。不吃哥哥分家飯；不穿嫂嫂嫁時衣。

—杭州歌謠之一—

這歌是形容世上做嫂嫂的度量狹窄。

一對燕子飛過橋，娘子房裏打衣包；打扮官人南京去。脫落襖衫換紫袍。

—杭州歌謠之二—

這歌是一般年青的婦女，望他丈夫功名顯達。

長手巾，掛房門；短手巾，抹春燈。抹得四面亮晶晶，沖碗茶覓綠陰陰。奶奶罵我小妖精，我說奶奶不要緊。

—杭州歌謠之三—

這歌是勸世上年少女子，宜求樸實，不可勤吃，懶做，徒務外觀。

此外，神話，童話，謎語，諺語等，如果統統要寫出來，恐怕這一期的本刊不勝登載。

好了，算了吧，就此引胡適之先生在國語文學史上所講的話做結束！

『……痴男怨女的歡腸熱淚，征夫棄婦的生離死別……都是產生民間文學的爺娘。』

「美妻」

在這沙漠也似的文藝園野，現在已不是四顧悵然的時候了。我們試睜眼一看，現在有許多青年的小說作家，已絡繹地把他們所栽植的獸給社會了。——我個人欣舞之餘，久想要羽筆寫幾篇「批評」的文字，來暴露我自己虛空的裸體；無如我近來雜事填委，思緒紛繁，終於成爲「鏗塵吹影」。

昨天，無意中承欽文君贈我「短篇小說三篇」一卷，我翻看後，我默想，我雖然不能「操千曲而後曉聲」，但我至少却能說幾句看後的話。

有人說，「在目下許多青年小說作家中，許君欽文得算是個能手。」的確，我也是這樣說，——黑特遜說，「文學是人們在生活裏所見的，所經驗的，想念和感覺及於那些能使我們發生最密接最持久的趣味的景象的記錄。」所以許君在他（這卷小說）的自序裏，是這樣說：「在我們，素來是這樣的，無論讀書，看報，聽人談天，以及做夢和幻想，總是只把其中的情形的大概記住，却把來由忘掉了。」我們從這段話看來，可以看出他這卷小說，大部分是他日常所見的，所聽的，所夢的，所想的記錄。並且可以看出他這篇是他幻想的上剩的作品。

「……」可是把牠活活的殺死，實在是太殘忍了，我們何苦爲着一隻老鼠做這樣殘忍的事

「……一等，讓我去弄得藥品來。」(頁三二)

「牠不會覺得難過的，正如睡着的時候一樣……」(頁三二)

鐵絲籠中，深灰色的老鼠，要把牠活活的殺死，是多麼殘忍的事！於是而篇中的主人翁叔齋便想到去擲他從前所浸透的珂羅訪，來近在牠的鼻孔。

「……他也就想到……把那深灰色的老鼠的屍體製成一個標本。」(頁三四)

從微微的珂羅訪的氣味裏，叔齋便聯想到他從前在學校裏所做的剝製標本，於是而叔齋用小刀把老鼠的腹部的皮割開，把牠的五臟統統挖出來，連腦殼裏的藥汁也用小鉤子取出，再用酒精洗滌皮面，裝進裹着藥品的棉絮。

「那末大的像人的呢？」叔齋夫人的好奇心起來了。「也可以，叔齋說了……」(頁三九)

由老鼠標本，而聯想到人的皮也可以剝下來，人的遺體，也可以保存來，於是而叔齋已這樣的對他的夫人說；終於他的夫人思瑛也由是達到她「勝利」的目的——永留她的青春的容貌。

——哦！這麼的把幻想的記述投映在動作裏，實堪令人望風嘆羨！

在這裏，我又不能不佩服許君藝術手腕的高，因為他這篇，實在教我讀後，永不能忘却那「叔齋夫人聽他丈夫這樣，壓吧似的說了，就把含着的糖片吐出嘴來，却仍然用嘴唇夾着糖片的一部份。她把她的頭旋向左去，唇間夾住着的糖片立即被叔齋的嘴接去了。」(頁二一)

的甜齋！

至於首篇不過是描寫一個丘八，遭人白眼，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自然比較這篇，略遜一籌；末篇呢，我臨後，竟溘然不動，那就更遜了。（平大週刊）

一九二五，五，二五，於平大

評「彩虹」

朋友喇！親愛的朋友喇！請你舉頭看那藍碧的天空，橫躺着的七色彩虹，牠是詩人的歌聲凝成的，將放着光彩至於無窮！

最近以來，嶺東有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在實踐地研究文學，並發刊火燄，彩虹，晨光，春歌等刊物。培廬負笈都門，半載於茲，月前從友人P君的信，得鄉土這個消息，真喜歡的像甚麼樣！

本來在這沉寂的嶺東，要想把文學種子散佈，確是一件難之又難的事體；然而經了火燄社諸社友的灌漑，現在已漸見萌芽了。今後，我對於嶺東文壇，一方面固然可以安慰；但一方面還要希望嶺東諸同志，再努力地栽培，以實現我們夢想的青花！

我是一個嗜愛文學的人，而且是嶺東的留京學生，對於嶺東近來文壇的熱鬧，當然不能

寂無批評，以就正於同志諸君。可是時間總不能允許我的素願，却使我異常歉愧。幸而今天——三號——趁着陽曆年假的空，便把彩虹，草草誦讀，並犧牲了午睡的時光，來做這篇文字。

老實地，和親愛的嶺東朋友聲明幾句：我下面所說，雖不敢說是精慎的批評；然而我却是懷着十二分的誠意和同情心來批評的。同志諸君，如有指正，我是極表歡迎的。

「彩虹社」是角中學生羅吟甫等所組織；他們的社刊「彩虹」已於去年十一月四日出版，我從友人蔡心覺君找懺的——創刊期，等二期——兩頁，草草地讀了一過以後，心房中覺得有一種莫名的愉快和鮮嫩的印象；令人不能忘却！

「……我們承認文學是人生的安慰者；我們以文學為第二生命；我們以為文學是自然的，純潔的，無虛飾的，神聖的。我們要創造些美和愛的文學；亦要創造些血和淚的文學。我們要創造些纏綿悱惻的文學，亦要創造些慷慨悲歌的文學。我們為鑽美而創作文學；為咒咀而創作文學；我們為宣洩情感表現個性而創作文學……」

——彩虹的宣言——

這段話，我覺得非常中肯。讀者諸君，有不明白文學的定義乎？請讀上面的宣言，自可冰融雪釋了！

再——

「……我們只努力去研究，努力去創作……我們以為我們的作品有公開的必要，所以大

膽地把它公開了，我們並不是想出風頭，沽虛譽；是求教正，求進步；並且希望這小弱的呼聲，會引起偉大的反響。」

這幾句話，又令我佩服，興奮；而希望這弱小之呼聲，變成裂帛之音呵！

兩期的詩歌，共二十餘首，除馮瘦菊君「彩虹之歌」，蔡心覺君「虹之實現」爲祝詞外，其餘可讀的也有幾首，如：

羅吟甫君「淚痕篇」——

「行盡了竹林，

又到了松林。

在這幽僻的野徑裏，

我的姊姊！

我真想不到會遇着你！

○

看哪！那峯頭廣平的石兒，

是大自然爲我倆坐談而設的。

○ 你可嘗聽到一聲聲的杜鵑？

可嘗聽到那樵女的清歌？

幽僻的山野，

○ 我們的心情呀……

我倆欣賞着自然，

我倆沉醉着高潔的愛。

像這般的纏綿自在，

我懷裏的姊姊呵！

○ 你可還想再到人間去？

天寒日暮，

歸去歸去！

我懷裏的姊姊呵！

○ 何時能夠在這裡和你再會？

歸去歸去！

愛我的姊姊呵！

請讓我再送你一程，

等到月亮從東方上來時，

你好踏着月光歸去！」

這詩毫不着意的寫來，何等的自然靈敏呵！

「偕吟甫夜遊」一詩的作者陳雲從君，是一個喜歡研究文學的青年。他嘗在榕中和我同學——後來轉學粵中——客歲過揭，在榕中晤面，曉得他們在角中組織彩虹社，不久將有社刊出世。我那時聽了，不勝戀澆之至！轉眼數月，彩虹居然已出至數期，我們那不雀躍呢？「偕吟甫夜遊」這詩，確是「彩虹」的佳構，我們試讀牠頭一段——

「我們月夜登上高岡，

聽那四野的鳴蟲啾啾切切，

呀！夜色好淒涼！」

寫夜景逼真，結語尤有含蓄。再，第七段

「吟甫，

往事如流水，

怎堪重提？

像我這般孤寂單調；

如果我感到文學不足安慰我的時候，我呵！……………」

第八段——

「我們昨夜在岡上對泣，

高唱那帶些鬼氣的哀歌：

「獨立峯頭聞杜宇，

冷月三更無處歸！」

我們更覺得悽惋流淚了！」

我讀這詩後，尤其相信秋夜，能使青年的文學家和詩人，感到孤寂的時候，而相對下淚

呵！陳輯五君「我願」——

「我願做輕巧瓏玲的蜂兒，

在花叢間任意來去；

去找尋迪合愁帶怨流淚無言的花兒，

細問她們的心事。」

這詩的思想夙遠，可與朱虛白君「春雨」〔落英詩集——二頁〕比較——

假使吾是個蜜蜂，

定要飛入花叢，

深深地狂吻，

緊緊地吸蜜，

向哭泣的花兒慰藉。」

還有：謝友梅君「歸來」

「故鄉風物依稀，

空階梧桐落葉，

遠樹扶疏，

丹霞依舊。

歸來吧！

毋心碎了！

歸來吧，飄泊於茫茫人海中的愛兒咧！」

謝君的詩，用意極爲深沈。楊畫生君「月亮的讚美」

「月亮呵！

彩霞是你的香巾，

白霧是你的溫被！

一縷縷的黑雲，是你的頭髮；

湖水是你修妝的鏡，
玉露呵！嚴霜呵！冷雨呵！

是你的甘甜的情淚；

浩茫無際的碧空，

是你的華美的闌闊。

呵！月亮呵！我所讚美的月亮呵！』

這樣的讚美月亮，極爲確切！

『呵！什麼是學問道德！什麼是禮教！……一切都是虛偽的！一切都是空幻的！——除了我倆的愛情。』

不期然而然的發出這樣的想像，他倆的愛情，是多麼濃烈，真摯，純潔呵！篇中的「德」——是一個富於愛情的青年，他本想和她一同跑到樂園裏去摘那美滿愉快的生命果，誰知她已出關了！所以這一天的晚上，他呆立在岸上的松陰下，凝視着海浪的波動，在那裏痴痴的發歎呵！

佃君這篇小說，自始至終，描寫得很自然，也可算爲成功的作品呵！

「彩虹」讀後的批評，已算完了。可是我這時，又接到友人 P 君來信，說：『第三期的「彩虹」，吟甫君發表一篇「他」（是描寫同性戀）的小說，突有疾惡君在平報指摘牠不該描寫獸性。隨後瘦菊君和冷公君，在報上，互相辯駁……』看到這兒，吾個人認爲：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好的作品，自有同調的人們賞識，斷不因一群庸人的譏諷，而能稍損其聲價的。並且承認犧牲多大精神，以打筆墨官司，是一件最不藝術最不經濟的事。彩虹社諸君和復菊君呵！請誦「繁星」二八頁：

「常人的批評和斷定，

好像一羣瞎子，

在雲外推測月明。」（嶺南半月刊）

「溪水集」序

！
繚繞一無所長的我，承王君來函囑我替「溪水」做序文。在我是何等地光榮，何等地感謝！
——因此，我很願意搜索枯腸，寫幾行讀後的話，就正於文藝園諸同志。

我想王君這集，是以反對戰爭爲目的，愛情爲背景，文字之幽雅動人，實在現文壇上的一般青年作者，渺有人能趕得上。——我並不是蹈着徽州人「喝采」的舊轍，實在我戴了我的眼鏡，來瞧他這集，覺得我上面所說的，沒有一絲的差誤。

他這集原有小說十餘篇。經我倆的——郵筒——討論，刪去英貞的遊記，秋之夕，加入吳君端宜的兵士的一夕話，並他新作的針客，共湊小說十篇。他加入吳君的兵士的一夕話，有兩精意思，他囑我順便在這裏告給讀者：一，可惜吳君太薄命，只遺下這點遺產，他不能

替吳君做大規模的紀念，算是憾事。好在他現在有溪水這十股支流，可去補溢他那已絕了源的大江；二，吳君這篇和「溪水」，確能代表他兩個志同道合極親密的朋友，有合作的可能，有合編的可能。

他這集中，我認爲最好的是端宜君的兵士的一夕話，和王君的「過去生命之一片燭——雪衣的來信」，夜談三篇。——當我讀完他這集的時候，我就合着眼想，他這集有幾篇是帶有反對戰爭的色彩的，如：兵士的一夕話，路沙。而兵士的一夕話這篇，算得是這集「反對戰爭」的代表。我們試看他裏面的一段話：「拿着刀，背着槍的人們呀！你們雄糾糾的，勇狠狠的，殺呀！打呀！你們只是在地底舞台上變大把戲，你們只是爲着你的敵人而殺你親愛的兄弟……」——君越所說的話。——雪衣的來信這篇，是王君過去生命中的「精采生命」，因爲在這三十多封短短的手簡中，雪衣的人品，已赤裸地從一二句不當眼的平常話中表現出來。夜談這篇，陳述王黑牛的惡跡，可謂「洞燭靡遺」，令人讀後，立刻要「食其肉，寢其皮」而後快。

溪水讀後的話，已寫完了。我再厚顏地在這裏寫幾行字給王君——

「利貞：『溪水』稿收到了。捧讀之餘，如像在夏初的時候，默坐在欣欣向榮的草地上，靜聽——山谷中琤琤如碎玉的清溪的節奏！」（溪水集）

一九二五，四，二，林培廬於北京，平大。

一年來的鬻築社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去年這時候，木落山枯，朔風怒號，不是我們這幾個愚陋的園丁，開始在我們的籬內，栽植各種花果的日子嗎？噫！過眼星光，轉瞬又是一年了。

在這一年中，我們的耳輪，似曾聽見許多朋友這樣說：『文藝是一座宏麗而靜謐的園，充滿了美和愛，賦有美和愛的靈感的人們，又幾不爭先踏入此園爲樂呢？』因此，我們便決意趁這時候，開闢我們園裏的荆扉，任一般心愛花果的朋友，欣賞，評判，以消除在這乾燥境界裏生活的煩悶。

我們又要趁這時候，吹響我們的鬻築，邀請我們所敬愛的朋友來這裏，聽聽我講我們鬻築社一年來的經過。

去年暑假期間，我晉京入平大，認識了同學田君印川。不知道那一天，從我們南國寄來的文學刊物，被田君看見，引起我們時常談論文學的動機——談起現代文藝園野的近況；談起我們要在這乾燥的國度裏，求些精神上的慰安，非努力文藝不爲功……有時我們在教室內，放言高論；有時我們在積水潭的白楊樹下細話。終於我們覺得『中國的文藝界是一個荒園，非靠着我們努力去墾闢不可。』我們在無意的談話間，便撒下組織這文藝團體的種子。

最初由我發信給虛白，玉麟，青民，吟甫，良啟，幻雲，諸君，徵求他們的同意；田君方面也通信給他的朋友鳳田，鏡寰，伯璣，寶璞，味冬，諸君。他們都來信贊許，並討論結的名字。有的主張「黎明」，有的主張「銀光」，有的主張「燭龍」，有的主張「微痕」。最後玉麟君來信說：「這四個名中，前二個較有意思。近來文學團體，常喜歡把屬光火一方面的字眼做名稱，如「火鏡」「晨光」……之類，這固然不錯，但用屬叫醒呼召一方面的字眼更新穎動人。所以我想出「鑿築」這個名來——意思是號筒，我們的刊物，就像一枝聲音隆隆的號筒，用以叫醒社會的迷夢，呼喚各地同情的響應。你們以為何如？」我把這信寄給各社友，經他們的討論，結果表決「鑿築」二字做社名。一月十六日便擬好簡章並出版「半月刊」，於是我們鑿築社便呱呱墮地誕生在世界上了。

我們的宣言大意是：「我們是歡樂園的園丁，我們是奮鬥隊的旗手；鑿築是：園丁用以表傳意志，旗手用以號召同情響應的工具……因為社會中人，欣賞的能力，嘗試的味覺，比我們愚陋的園丁好得多。所以我們就懇切不慚愧的吹響我們園丁的鑿築，表傳邀請的心志，邀請社會中人來我們的園裏，領略嘗試我們的花朵……我們也是奮鬥隊的旗手，吹着號召同情響應的鑿築，不管氣力聲音的微弱，只知道人生的隱隱是奮鬥，我們是人生的奮鬥隊中的一小隊，我們應該吹着我們的鑿築，以自壯勵，也以壯勵他人。我們各人吹，盡力吹我們的鑿築，心中想着什麼，感着什麼，就吹什麼，我們見我們社會有什麼使我們悲哀，歡樂，我們就把所感得的吹給人們聽……」

本社自成立以來，承海內許多同志之表同情，踴躍加入，如：王君利貞，黃君狄生，馬君清夢，姜君敬輿等，足見他們愛護文學之深；尤其是蒙卽（飄萍），呂（復），方（宗鷺），杜（國庠），李（春濤），王（觀），顧（君蕤），諸先生的贊助，使我們十二分感佩！此外，小說月報，文學季報，麥華，火焰……等文學團體，相繼替我們介紹，我們也應該在這裏表示懇摯的謝意！

本社「半月刊」出兩期後，我們因爲求學時代，經濟不甚充裕，擬附於報館較佳。二月十八日，接到汕頭天聲報來函，請求我們的刊物，附在該報。三月五日，我們的「半月刊」，便從第三期起，附在該報。現已出至第二十期——四月八日，承天津新民意報的邀商，附該報「文學旬刊」——現以出至第十期——我們因爲有許多同情的朋友，時常賜我們以詩稿，我們覺得「醫藥」的篇幅有限，不能容得這麼多鮮花佳果，所以特地託平大同學吳秋塵君和天津醒鐘報楊亦周君商量擴充我們的園地。五月十九日，蒙楊君的允許，我們的「詩刊」，便在那時出版。迨後來楊君因事辭去津報編輯，我們的「詩刊」第五期，也宣告流產；最近「旬刊」，因天津新民意報，改用大機器，不能排印小篇幅，暫時停刊，這是我們很把憾的事！

本社一年來所經過的事很多，上面所述，不過其大概。現在我要來談談我們今後的計劃了。

(一)「文學旬刊」擬繼續出版。

(二)「婦女週刊」籌備出版中。

(三)「婦女與文學週刊」(籌備出版中)

(四)「西北薈集週刊」(籌備出版中)

(五)「嶺東薈集週刊」(籌備出版中)

(六)「薈集季刊」(籌備出版中)

(七)「薈集叢刊」將本社各種刊物的重要文字，分類編纂，訂成一卷，定名為「薈集叢刊」，每年出版一次。

(八)「薈集叢書」已經出版的有：「溪水」(小說集，王利貞著。)；已付印的有四種：「海神」(詩歌集，谷鳳田著。)，「悲栗」(小說集，谷鳳田丘玉麟合著。)，「潮州華歌集」(林培廬編。)，「蘭溪女士」(戲劇集，谷鳳田著。);預備付印的有二種：「兒童的仙境」(童話集，丘玉麟谷鳳田合譯。);「良心」(散文集，谷鳳田著。);有了底稿尙待校訂的有五種：「秋江」(詩歌集，吳青民著。)，「A Gondubock and Laughwood Tale」(希臘神話集，Pantian著，丘玉麟譯。)，「柏利姬士與默力山大」(梅德林著，谷鳳田譯。)，「伽坦激勵」(太谷兒著，谷鳳田譯。)，「中國文學者評傳」(林培廬田印川合著。)(「薈集週年紀念刊」)

薈集誕辰的前一日。

社會改造的途徑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思想界嶄然一新，改造社會的聲浪，也就一天進一天，牠的速率，

好像那隕星一般的快，報章雜誌的宣傳，多至數百種，把一個沉睡的中國社會，從夢裡推醒來，這樣形象，似乎可為社會前途賀！但是返觀起來，從五四到現在，社會依然是黑漆漆，沒有半點光明，究其原因，不外——

(一)自身沒有改造，

(二)家庭沒有改造，

(三)鄉村沒有改造，

有些人對於「改造社會」這個問題，根本上認不清楚，誤為一種時髦的鼓吹，所以他的論調，莫不盡量發揮，這固然是可喜的事，但他們的自身怎樣，家庭怎樣，鄉里怎樣，不待墨瀟之乾，即與所言的完全相反！唉！改造社會原來是這樣嗎？社會那得不愈弄愈糟呢！所以我很鄭重的要忠告社會先覺的同志，我們不是提起鋼筆，在雪白的紙上，寫了幾個改造社會的新名詞；在報紙上，發表幾篇改造社會的時髦論文；當要處處明白社會的情況，刻刻留心社會的變遷，想個對症下藥的法門，以免隔靴搔癢纔好！

這樣說來，改造社會的對症下藥的法門究竟是甚麼？就是自身的改造，家庭的改造，鄉村的改造，這三個問題，為改造社會所必經的途徑。

(一)自身的改造 托爾斯泰說，「人人想到改造社會，人人沒有想到改造自身。」這話說得十分對。記得我們中國有二句俗語，「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這語固然不行，但是在自己門前積雪沒有掃去的時候，怎樣計較人家屋上的霜呢？我看今日社會，提倡改造

社會的人，不算不多，他們大吹特吹，「改造！改造！」幾乎無一物不有重新改造的樣子。但是他們口雖然這樣說，筆雖然那樣寫，有的連他們自己還沒有些兒改造過呢？這樣去提倡改造社會，是不行的；所以我們不言改造則已，如果要言改造，非先要把個人思想，行為……改造，給人家做個榜樣不可。孔老先生說，「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就是這個意思咯！

(一)家庭的改造 家庭是社會的原子，這句話是歐美各社會學家所公認的：所以家庭問題，就是社會的根本問題。因此，我極希望社會先覺的同志，各把個人的黑暗舊家庭，根本推翻，另外創造一個良善的新家庭。古人說，「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爾。」大家應該先把個人的家庭改造纔是！

(二)鄉村的改造 鄉村由家庭結合而成，家庭黑暗，鄉村亦隨之而黑暗；再進一步說，鄉村黑暗，社會亦隨之而黑暗，這是一定的道理。看起來，鄉村的改造，也是「改造社會」問題中的要緊問題呵！總括來說，改造社會的途徑，應該老老實實的從自身起，其次家庭，再次鄉村，那麼，社會的黑暗，才得光明。不然呢，雖日講改造，到底都是和「鏡花泡影」一般呢！

我的話已完了，最後我要希望大家，對於改造社會，……要睜開眼睛，豎起肩膀，大踏步地向前奮鬥！倭伊聲說得好，「……宇宙中有善有惡，橫豎是個無所不有的……」既是亂興興的這種世界，所以人類的責任，就是要從善惡夾雜的當中奮闢出一條生路來。」（語見

改造四卷五號伊鏗談話記）故奮鬥是我們改造社會的利器。社會先覺的同志吶！你們還不趕快奮力出來作了披荆斬棘開闢光明途徑的先驅呢！（翔雲不定期刊）

婦女解放聲中應有的覺悟

「婦女解放」這四個字，無論什麼報紙上，和雜誌上，差不多有千回萬次的發見；現在我再拿來做題目，表面上看來，似不免有「明日黃花」之謂。但，各人有個人的主張，我的主張或者和別人的不同，也未可知。總是，無論如何，我決不因爲人家之譏誚，而打退堂鼓！

高唱入雲的「婦女解放」，幾乎震破了吾的耳膜。社會上一部分的人，以爲這種運動，着實有成績可觀，其實在我看來，社會上的婦女，還是多數抱「破布政策」的心思，依然大夢沈沈，住在深閨裏，不敢越「雷池一步」。倘若碰著個男子，伊必定赧顏起來：這是由於婦女自身沒有覺悟，家庭沒有覺悟的緣故。的確我們要使社會發達，不可不主張婦女解放；尤其是不可不主張「婦女自身」「家庭」，「社會」，應有覺悟。倘若「婦女自身」，「家

庭」，「社會」，沒有覺悟，那末我敢說，「婦女解放」這個問題，任人們筆墨說到如火如荼。也不過是一場套話罷。

(一) 似乎在某種刊物看見某女士的「新女子應有的覺悟」這樣說，『……………所以吾說在今日世界上的女子，應有腦力敏捷，血液充足的精神；應當負打破迷信，建設新家庭的責任；還要進一層說：就是中國現在的女子，在人格上的地位怎樣？在教育上的程度怎樣？在經濟上的支配怎樣？做新女子應該要覺悟的。』《婦女雜誌第十卷第四號綺中君的「女性的覺悟」也這樣說，『婦女的人格，兒童時期已遭輕蔑了！我們向社會上一觀，弱者的幼女，是否能免掉種種的虐待和污辱？男孩是否也受了同樣的殘虐？在兒童時期，女子已經遭到了輕蔑，這無怪成年的婦女，隨便由男性的戲弄了！』我們讀了上面這二段文字後，我們要睜開眼睛來看看現在的婦女。唉！現在的婦女，無論是新是舊，總以玩品自居：腦海中總存一個男子應勝女子的觀念。不纏足了，偏要穿高底皮鞋，腳趾腳骨受傷，是不管的；不穿緊小的衣服了，偏要胸間束胸帶，或穿緊紮的小背心，心肺受傷，是不管的；此外還有什麼耳環，項圈，鑽，戴了一身，像腳鐐手拷一般。這樣，從婦女的人格上看來，確是完全全一件玩品！所以我以為目下的婦女，欲求解放，先要自己保全人格。換句話說：就是自身要有覺悟啊！

(二) 舊家庭黑暗最顯著的現象，如專制的家長；買賣的婚姻；虛偽的名教；種種，都是不勝舉的，所以黑暗的家庭，喻之為「女性的活牢獄」，「男性的專妓院」，「父子兄弟婆媳妯娌的戰場」，是不為過的。可憐這許多在宗法社會下的家庭婦女，受了數千年舊習慣的束縛

，每每扎不脫身，以爲這種苦況，是伊們應當受的。所以含垢忍辱，飲泣吞聲，在這朦朧龐大的黑暗牢獄裏度生活，搖尾乞憐，惟冀男子的愛惜，雖至束腰穿耳，紮胸等等，嘗盡人間的痛苦，也所不顧，真個是可憐極了！所以我想現在的家庭，應當有個覺悟，豁然開朗，覺今是而昨非，把舊家庭根本推翻，另外創造一個新家庭纔好！

(三)前兩段所說婦女自身的覺悟，和家庭覺悟，都要社會覺悟，方纔易於收效。何以呢？因爲社會倘若不覺悟，社會上一般的人，見了覺悟的婦女和覺悟的家庭，必定以爲奇怪，多方的去嘲笑伊，誹謗伊的家庭，婦女最怕這事，一遇見了，只好把自己的覺悟拋去。如此，我們應該竭力鼓吹，務使社會的人，低首下心，不敢抵抗。這樣下去，「婦女解放」這個問題，纔有解決的一日！(婦女週刊)

四月八日於平大

悼殉難的劉楊諸女士

人頭狼心的執政府衛隊，這次——十八日——竟敢澤吻磨牙，慘噬我們這數十百最可敬佩的救國青年男女，真是惡不可辯，罪不可解！

自從這古今中外空前未聞的伏屍遍地流血盈衢的慘案發生後，除那班天良喪盡，另有肺腸的人外，誰也都必曼聲哀泣，怒目電隴，執他們的筆槍墨砲以與惡政府衛隊相周旋！

本刊性質，屬婦女出版物，自然對於這次死難的劉楊諸女士，格外表示悲悼；同時承認

伊們這次的犧牲，是代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旗下的三萬萬女同胞力爭國權而犧牲，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婦女莫大的光榮！噢，妳未被慘噬的女同胞呵！今後妳們應如何努力？奮鬥？以繼伊們救國未竟之志！以慰伊們在天之靈！

末了，記者謹代表本社全體在此揮淚！（婦女與文學週刊）

二月二十日

勞工運動聲中我們的責任

熱心改造社會的人們，都在搖筆伸紙，鼓吹「勞工運動」，獨我們揭陽，好如「仗馬寒蟬，無聲無臭！」

宇宙間最痛苦的，算是勞動界。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管他是男，女，老，少，都要每日去做工，否則，就要失掉他們的生存權；什麼安寧的休息，兒童的求學，真是在他們的夢國裏。——哦！我們不要改造社會則已，如果要改造社會，那末，還是趕快去拯救這些勞動界的兄弟纔對。

年來各地「勞工運動」的聲浪，唱得好高，獨我們揭陽沉寂，工界團體，寥若晨星——不過一有名無實的華僑工界支會而已——這是非常可恥的事！我是揭陽人，思想雖陋，文字雖醜，委實不敢隨着大家匿跡消聲，不去鼓勵工界的兄弟們，努力，奮鬥。

揭陽熱心改造社會的同志呵！我們的責任是——

應竭力鼓吹，使他們一同在水平線上生活。（春潮半月刊）十四，十，二十，於平大

紅淚

噢，噢，這般紅的淚，是爲三月十八日許多許多爲國犧牲的志士流的。

今天的報紙，我實在不敢再拿起來瞧了！如其我再拿起來瞧，我這眼眶裏的紅淚，又不要汪濺，汪濺！

「嗚嗚嗚嗚兮染髮」，——噫，這般紅的淚，胡爲來呢？這幾天，我無日不扼腕切齒，咀罵這羣狗心的賣國政府衛隊，爲什麼把我們這數十萬英俠有爲的青年，這樣的屠殺？看喇，殷紅的血照，鑄在今天的報上，是多麼悽慘呵！

砰——砰——鎗聲響了，這許多許多爭國權的志士呵！你們就這樣的犧牲嗎？我不信這狗心的賣國政府，竟這麼的爲政殺人……

但是呵！你們已騎箕尾上青天去了！此後吉兆胡同的豺虎呵，尙在！救國的旄鉞呵，誰勸？我的腦海，不覺地泛起這哀感，當我不敢再拿起報紙來瞧的時候。

噢，噢，這般紅的淚，是爲三月十八日許多許多爲國犧牲的志士流的。（西北鸞箋週刊）

十五，三，二十八，於北京

秋晨

我剛跑到睡鄉裏偷吃黑甜糕的時候，忽被踏踏的鐘聲打醒。隨便在書架上拿一本書來讀。恰巧我的同鄉楊君，從房外走入，默立在我的床前「呵！上課了，你還在讀甚麼？」

我驚愕回顧，『哦，楊君！你幾時來呢？』

『我來好久了，你昨天有聽見顧先生說嗎？今天第一堂要在教室自由作文。我且問你，你今天要做甚麼題目？』

『我忘記了。今天確是作文，我不知我要做甚麼題目？楊君！請你替我想一想！』

楊君想了半響，無以應我。我忽然猛起，對楊君說幾聲，『有了，有了，我今天的日記還未寫，你且等一下，容我寫好拿去塞責吧！』

『八點多鐘的時候，我偃臥床上，展開一本文心雕龍來讀，讀至——辨騷第五——……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大問，壞詭而惠巧；招隱招魂，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始恍然劉勰是古代的批評家……』

我剛寫到這裏，楊君忽催我道：『現在已是八點鐘了，快拿去講堂寫呵！』於是我倆携手來到講堂。甫入門，矯首看見黑板上，寫「大千秋色」四字，下面註「時間——十二點止；文體——散文，詩歌，小說，劇本，不拘。」我看後，對楊君說：『這個題目很好，讓我來做幾首半新半舊的詩歌罷！』

秋來了——

牧馬悲鳴，

塞垣哀吟；

醒後的幻覺，
夢中的真境！

○ ○ ○

秋來了——

風兒收拾殘場，

葉兒落到水濱；

自然底舞台，

換了新的佈景！（續東齋樂週刊）

十四，七，八。

月下故影

兒時的故影，尤其兒時中秋在月下故影，回憶起來，是多麼有趣呀！

我，大約是束髮的時候，一個中秋晚上，我和松，梅諸弟在銀也似的月下，做起種種有趣的遊戲來。

「大兄！今夜，咱們在月下，要做起甚麼遊戲呢？」梅弟問。

「別噪！等一會兒再來說！」我因為在偷剝選柚（註一），所以就這樣答。

「燒塔呢？還是觀（註二）燈籠（註三）神呢？」松弟接着又問。

「好！一樣不要！而且咱們還要觀竹着神！」我接着又答。

夜裏將收斂，我們就到韓祠埕預備好多甄來。這些甄，我們把牠砌成塔形。晚膳後，我們不只我們，還有好多鄰童都跑來恭與我們「燒塔」的盛會。最先，我拿着一堆火把，擱在塔內。一會兒，這甄塔被火燒得紅炙炙；這時，鄰童就「呵！好看呀！」「呵！的確是好看呀！」如一羣蜜蜂的亂嚷起來。

「我們再來觀礮筐神吧！楓叔剛說完了這句話，我就和松弟分坐兩旁，扶起一個額紅色而又插以花掛以耳環繞以徐娘穿的衣服的礮筐，口中喃喃的唸：

「礮筐姑！礮筐神！斷能能（註四），搬山（註五）過壙來抽藤；抽藤縛礮筐，礮筐老老觀有神！」接着鄰童們又齊聲唸：「阿姑來哩來，來到半路說東西……………」

「荷年嫂！阿姑來了，來到半路了，咱們快去問她。」烏豆姊牽着荷年嫂從前廳後門嫻嫻地到我們這邊來。還是荷年嫂先跪在地上，問：「阿姑！你猜我幾歲？」說也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倒是我和松弟四隻手在作怪——礮筐姑就「一，二，三，四，五，……………」的點了三十次首，表明她是二十歲。一分鐘後，梅弟也照樣跪在地上叩首問：「阿姑！你猜我是男，還是女呢？如其我是男，請你點三次首；不是呢，請你點一次首；再不是，是半男女呢，請你點二次首……………」他說到這兒，礮筐姑就點了一次首，這時，在旁觀的嬉姆伯叔們都吃子一笑。沒有幾久，礮筐姑又點了一次首，再沒有幾久，礮筐姑又，又點一次首；於是觀着又喧嚷起來。在這個時光，荔枝姆忽然指着跪在地上的烏豆姊說：「你還不起來，你是要問你

「還時嫁嗎？」烏豆姊的雙頰上突然泛起霞紅。她，她從地上爬起後，就一溜烟的跑去了。我剛拿着竹箸，唸：「竹箸神，竹箸搖！搖搖挾稞條；稞條稞，挾聖箸；聖箸聖，正脚踏，左脚踢；踢過溝，食三甌；踢過池，三食碗頰！」時，母親就叫吟妹妹來喚我去後園賞月了。

☆ 卒 ☆ 卒 ☆ 卒

去年中秋，我返故園，與松梅諸弟在銀蟾下圍吃月餅，聽母親講「月餅」的故事；今年呢，我，飄泊異鄉，又不知那天晚上作何感想呢！（中國大學校刊）

（註一）暹羅柚也。

（註二）扶乩也。

（註三）儲穀的竹籃也。

（註四）籬筐響的聲音。

（註五）越山也。

姑嫂踏車

不知道那一天的夜幕上，羣星列布，粲若春榮，我坐在碧蘿邊，母親指着天河之東瑩瑩的雙星對我說：

「這兩顆，是姑嫂星，——一顆是姑星；一顆是嫂星，是織女星；當每年七月初七織女要渡過天河和牛郎相會的時候，這一次，無意中忽把她身上的鎖匙落在天河裏……」

「於是天上的王母便命她的小姑來天河邊幫助她踏車……」

「然而，任她倆們怎麼踏，那能踏過這蔚藍無盡的水呢？……」

「所以她倆們到現在還在天河邊踏車……」

——母親述竟，聰穎的小弟弟，便唱起歌來——

伯勞鳥飛各西東，

牛郎織女難相逢；

七月初七正一會，

只恨銀河路不通！（中國大學校刊）

太子樓的蛤蟆

在京報副刊看見鳳田兄底運河之蛙，我忽然想起我們潮州有一段相同的故事，——太子樓的蛤蟆，今日放假無事，隨便把它寫下：

先談蛙：蛙有數種：金線蛙，俗名田雞，又名水雞，我們故鄉，用以做食品。青蛙，俗名雨蛙。背上皺縮而行遲者，為蟾蜍。善躍者，為蝦蟆，俗名蛤蟆。皆能捕食害蟲，有益農事。下面所述的，就是蛤蟆的故事。

在南中國平嶼海面，有一個小小的砲台，名叫太子樓。當我們從上海乘輪回汕的時候，便可瞧見這地方，荒草叢叢，海石巉巖。

「蛙鼃鳴無謂，閣閣祇亂人。」——在常人聽這閣閣的聲音，也覺得討厭，何況在這愁

慘亡國的宋帝昺呢？

在這悽愴的夜裏，宋帝昺和他的臣下陸秀夫逃到這太子樓來，被那閤閣的聲音，擾得不能安睡。沒有法兒，宋帝只得令他的臣下，拿一荊草縛在每隻蛤蟆的頸上，親自叱道：「不准叫！不准叫！」從此，太子樓的蛤蟆，便永不能叫；從此，太子樓的蛤蟆的頸上，便永有一圈草痕了。（世界日報副刊）

四，七，十五。

呆女婿的故事

致鍾敬文先生

敬文先生：

先生與趙景深先生論徐文長故事信中說，「……」知慧與愚昧是人性中的兩方面：在我們中國民間的傳說裏，代表知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徐文長，代表愚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呆女婿……」同時先生提議，「請朋友們抄錄呆女婿的故事出來發表……」於此，我除了很同意先生的提議記幾篇呆女婿的故事在下面外，我有一絲半縷的私見，要和先生討論討論。

從膚面上看來，固然在中國民間傳說裏，代表「知慧」方面的人性（human nature）的故事是徐文長，代表「愚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是呆女婿。但留心翻開一本「徐文長故事」來瞧，裏面載徐文長吃虧的事甚多，假如要說他是代表「知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為什麼結果反弄出許多的吃虧的故事呢？由上來談，徐文長故事，在中國民間傳說裏，不能絕對代表「知

「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也可灼見。假如有人把「徐文長故事」五字易爲「知慧的徐文長故事」，或是「機巧的徐文長故事」，那麼，我一定要出而反對。同樣，我對於呆（？）女婿的故事的肌見也如此。譬如從我下面所錄的故事（一）（二）（三）兩則歸來，第（一）則「烏蠅竣屎屙，人未來先走起。」這二句話是譏罵座客，和「長離接短離，無哩暫暫過一時。」「蒲魚躑躅無釣鈞唔起。」都是屬於「知慧」的話。第（二）則他做的詩，是很有意思的，不過比較大女婿二女婿做的詩猥褻些。我們看了（一）（二）兩則故事後，我們的心坎中，並不覺得他是個愚昧的人，而且覺得他是個真正的滑稽家。況且這類故事，在我故鄉——潮州——的野叟村婦口中，是叫做「新女婿的故事」，不知在你們貴處——陸豐——也如此嗎？

總之，我們記錄這類故事，萬不能隱「知」揚「愚」，也不能隱「愚」揚「知」，我的私見，以爲「新女婿的故事」這個名詞比較「呆女婿的故事」那個名詞妥當些。先生以爲何如？

林培廬，七月十五日。

(一)

從前有一個半丁的人，連數錢也數不清。一天，他的岳父餞客，請他去陪客。當他未到岳家以前，他曾請示於他的老婆「到岳家時的動作如何？」，她答以隨衆客罷。

早上擺上了四餅，其中一碟是切丟皮的甘蔗。衆客嚼完了蔗汁後，都拿手巾遮住口外，偷偷的把蔗粕丟在桌下。他看見，便仿着衆客樣子，也拿着手巾遮在口外，把甘蔗嚙下肚。

這時候，有一客人正在吞着豆粉，見他這樣，不覺地撲嗤一笑，把豆粉穿出鼻孔外。他舌攔不下，說，『老哥！老哥！拜服！拜服！要叫我仿着你嚥下甘蔗，我還做得到；要叫我仿着你牛仔穿鼻，我實在做不到。』

「註」半丁，非全人也。豆粉，粉條也。牛仔，小牛也。

(二)

另一天，他的岳父七秩壽辰，他和一個朋友同去慶壽。到了岳家的廳中，座客都起立鞠躬，他却不愧不忙的說道，『烏蠅竣屎屋，人未來先走起。』席開的時候，他舉起筷子挾那長而又長的豆粉說，『長籬接短籬，無哩暫暫過一時。』一會兒，他又舉起筷子挾那盤上的魚說，『薄魚鱗鱗無釣釣唔起。』這時一座又大笑起來。

「註」竣，圍也。屎屋，糞也。走起，起立也。哩，語助辭。鱗鱗，魚名。

(三)

一次，他的岳母，設筵請他們三個女婿。在未開席時候，他的岳母企在門闕上，要試一試他們三人的賢愚，請他們三人各做一首詩。

大女婿做的是——

沙蚊沙蚊樣，

沙蚊飛來在桌上；

六足四翅來截去，

相像兩傘樣，——合的。

二女婿做的是——

烏蠅烏蠅樣，

烏蠅飛來在桌上；

六足二翅來截去，

相像豆仁樣，——熟的。

他做的是——

阿媽阿媽樣，

阿媽企在門闌上；

上段來截去，

相像布拖樣，——欠糞。

『註』沙殼，蜻蜓也。豆仁，花生米也。企，佇立曰企。門闌，門沿也。布拖，耕布時所用之器也，形如女陰。糞，槌也。（世界日報副刊）

陳良璧離婚的情形

錫琛先生：

近來我們嶺東的潮安，發生一件和婦女解放有密切關係的事，就是陳良璧女士受家庭酷

唐的事：陳女士自從嫁與楊振鋒爲妻後，已飽嘗了翁姑和他夫的酷虐。民國九年一月四日她遂尋短見，懸梁自盡，幸得她的小姑救免。及十年，她的丈夫，擬往浙江求學，她遂將首飾典質，助夫求學。唉！她這種行爲，在我們蠻東女界中，確是「麟角鳳毛」罕得的人呵！不料她夫近自浙江體操學校畢業返里，本領真是廣大，便把他所學的臭拳術，助母毆妻，慘莫可述！陳女士遂絕望，提出離婚。茲將其離婚情形，寫在下面。我是一個主張婦女解放的分

一，陳良璧向楊振鋒提出離婚書

民國十二年夏曆四月初二日，陳良璧原名亮玉，謹以離婚理由，致書於楊君振鋒之前曰：
：竊良璧自民國七年三月十九日，與君結婚，六年於茲，雖有夫婦之名，實無夫婦之義。而君母以寵妾之威，逐嫡娘，毆嫡子，良璧請諫，而君反以爲仇；君母以專制之毒，囚良璧，毆良璧，良璧含冤，而君竟以助虐。民國九年元月初四之不死，實良璧之不幸！本年三月廿三日之見凌，亦君之心太忍！凡此種種，名爲家庭，實萬惡之淵藪，在在有足使良璧不能一刻苟安之狀，如下：

- 一，君視母忍逐嫡母與子，有乖人倫。
- 二，君視母忍虐婢僕，有傷人道。
- 三，君視母罵鄰咒里，有失和樂。
- 四，君數懲母處良璧以墜行綁吊。

五 君數助母饜良璧以竹篋籜條。

六，君數助母囚良璧於室，迫良璧自盡。

七，君蕩檢踰閑，縱情花酒賭博，良璧苦諫，反遭凌虐。

八，君往浙江求學，良璧拔欵助君以行，學成歸來，反加拷打。

綜上八條；君實一無丈夫資格，失厥理性，極社會上無賴之尤！良璧自今日起，殊羞與爾楊振鋒爲伍！即日解除婚約，宣告脫離。所有原日妝奩，請卽全數歸還，以昭平允，並限於三天內答復，不然，定卽依法告訴。嗟夫！世間夫婦，誰不願德耀齊眉哉！今也已矣！葛籜永斷，好自爲之，夫復何言！

陳良璧啓。

培廬按，陳良璧這張離婚書，發表在潮汕各報後，當時各報的記者先生，批評的已是不少，最奇怪的，就是平報的記者先生，說甚麼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陳女子這樣數她丈夫條罪狀，吾真爲陳女子惜……的話，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二、陳良璧離婚宣言

悲夫！良璧適楊門，於茲六年矣；今忽自行宣告離異，解除婚約，是人生一大不幸，最可痛心之事！腸一日而九迴，心百感其若癢。夫人情孰不戀愛其夫婿乎？比翼之鳥，連理之枝，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非至情理俱窮，恩義兩失，誰願自甘決絕，提起離婚。此中苦況，本不欲訴諸外人，惟當離婚伊始，誠恐社會真相不明，疑謗叢集，不得不略陳六年來，歷

受黑暗家庭酷虐慘狀，訴諸公理。璧歸楊家，係於民國七年三月十九日。入門之時，翁姑見妝奩不豐，大不滿意；且于歸之歲，即逢楊家和美布店倒閉之年；翁姑更因此怨及良璧命運不辰，責罵備至。禍所從來，實肇於此。自是之後，慘無寧日，偏端細故，偶不如意，即遭嚴譴。良璧以弱質餘生，自怨命薄；惟有謹守婦道，以冀翁姑夫婿之一悟。豈知愈演愈劇，稍一不慎，拳足交加。九年元旦，偶因廚下小故，突以竹槌籐條，肆行毆打。璧以忍無可忍，遂有元月初四日懸梁自盡之事。雖幸小姑救止得免，自此家庭苦况，愈不堪言矣！十年，振鋒擬往浙江求學，不先稟翁姑，而遽遠行，因乏川資，將首飾典質，以送其行，豈知翁姑竟責以知而不告之罪。十一年，振鋒自學校放寒假歸來，因買贖叻紙幣，虧蝕至四千餘元。翁姑又以此怨及良璧命帶鐵掃帚尅夫，責罵彌甚。而振鋒不獨無憐憫意，復助虐橫行。夫也不良，一至於此。村良璧之相夫助學，本望振鋒成人，不料竟以是得罪。本年春初，家母以愛女故，邀璧歸寧，良璧以處專制之家庭，覺自立之必要，遂入縣立女校讀書。不意翁姑聞訊，以爲入校讀書，無異娼妓，宣言休棄，不再迎歸。嗣由公人調停，幾經磋商，始允完聚，此三月廿二日事也。不圖回家未及兩日，虐待仍復如前，悲痛之餘，不禁絕望。在振鋒雖克承父母亂命，不顧良璧，自問以爲孝順。豈知良璧飽嘗痛苦，隱忍六年，今既希望斷絕，萬難須臾再忍。故根以上理由，提出離婚。自四月初二日起，宣告解除舊日婚約，與楊振鋒脫離關係。嗟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既聯兩姓之歡，誰不願齊孟鴻之案。豈意夫婦遺苦，中途鏡分，誰實爲之，孰令致之。而今已矣，夫復何言！臨書凄咽，不知所云。

覆赤心社的信

陳良璧啓。

赤心社記者：

來信領悉。我們首先要向貴社說明的，就是：第十六期的敝刊，誅心君所說貴社前寄給敝社的信，在敝刊編輯處，確有這一封，是八月一日寄來的。信箋和圖章，與貴社最近來函，一樣無二。所云：要敝社將此函寄去，以便辯認——這一層，我們認爲是「無理的要求」，不得不答一聲：「恕不如命」！因爲這信寄上後，倘若被貴社埋沒去（？），那麼，誅心君「造謠」這個莫須有的罪名，恐怕成爲「百口莫辯」！

我們以爲任何團體的信件，既然蓋過社印，應該負責纔對。不意貴社反說：「……敝社文牘部，從未有此種函件寄出。」想這些「不負責任」的話，我們深爲堂堂皇皇的貴團體及貴社文牘——或寫那信的貴社員——惜！要之，貴社既十二分誠意要看這函，就請派貴社社員來敝刊編輯處一瞧。那時，恐怕貴社員鑽身無地，其母悔！

來函又說：「……似這種造謠，恐怕不是你們自稱爲文學家的在應做的事吧！」這幾句話，尤不值明眼人一笑！敝社諸同人，素來是「自視欲然」的；所云：「我們自稱爲文學家」這句話，於何徵之？請貴社明示。否則，「造謠」這罪，貴社已「自蹈其轍」了。

我們不敢以文學家自居，這是我們所敢自信的；但我們從事文學的人，應該有希望：「

將來做真正的文學者(？)！」因此，貴社這次的造謠，從表面上看來，雖然是胡說亂道，到底倒使我們今後，格外努力，前程或未可限量！寫至此，我們惟有謝謝貴社這次的「無理亂說」！

打筆墨官司，我們也認為極無意味的事！不過這次我們爲愛護真理起見，所以就就劍替桑梓誅去這——批評界的——誣賊。來函說：「我們是高興和貴社頑要頑要」，這是多麼錯誤的話！

我們又要老老實實對貴社說：這次的筆戰，雙方都不能自判「誰是誰非？」，來函所說：「……容敝社社務清理後，再決定要和你們應酬與否；不過若是胡鬧，我們也只得對不住，不敢奉陪！」的話，我們以爲「誰是胡鬧？」，閱者自有公評，用不着我們的申辯。請貴社噤口更好！

至於「相當辦法」，尤令我們費解！要法律解決嗎？我們當執原信，候貴社於法庭；要武力解決嗎？則山川阻隔，已風馬牛不相及。委實說：任貴社怎樣搥牀大叫，來和我們拚命，我們當執劍以待；記者更願意充當這次的先鋒隊！

末了，我還有幾句要聲明的話：這次的開戰，是敝社一二社員和嶺東從事新文學的青年，爲桑梓這一片清淨純粹的文藝園地，誅掃去批評界的誣賊。所以敝刊這幾期，就不惜犧牲許多寶貴的篇幅，接二連三的登載了這麼多攻擊貴社惠若君的文字。貴社有什麼相當的辦法，請和敝社嶺東一隅的社員——及記者——筆談，萬勿「惡僧及笠」，肆口謾罵敝社！

至盼，至盼！

十一，十七，林培廬答於平大。

附赤心社來函

廣樂社記者：

見貴社半月刊第十六期裏面登上了敝社一封信，並聲明這一封信，是已經敝社蓋過社印的；但是敝社文牘部，從未有此種函件寄出，而該稿雖係貴社社員，或投稿者所著，據彼所言，確是在貴社編輯處案頭得來，似這種造謠，恐怕不是你們自稱為文學家的在應做的事吧！

故此敢請將此函寄示，以便辯認；否則，敝社自有相當辦法。

再者，開戰本無須，既然你們高興，也就不妨儘你們的力量頑要頑要？至我們的辦法，容敝社社務清理後，再決定要和你們應酬與否；不過若是胡鬧，我們也只得對不住，不敢奉陪！

赤心社 啓（係蓋社印的）

十一，三，晚。

附民國十年組織的嶺東社會改造社

培廬：

改造社的名目，你想改做「嶺東社會改造社」，我很贊成；你改定的簡章我也很滿意。但是定額一層，倒不如暫不拘定罷。這件事本來老早要發表的，所以沒有發表的原因，爲是當時我的意思，想先邀定十餘個同志，商定章程，纔定告成立。後來我同邑何士果先生，做潮安的知事，他一再邀我，帮他辦教育課的事，想把潮安教育的事，實行改造一翻。我以爲他已有這個意思，纔來邀我，我也不免就藉着這個機會，做些實際上改造教育的事業。或者比較在報紙上作言論的運動，效力還強一些。從此去到潮安縣署裡，爲着教育上的事情，忙碌不了，邀集同志，組織改造社的事，不知不覺，就延緩下去，現在我想這個結社，本來是我們精神上的結集，並不是形式上組織，無論多少人，都可以結集起來，不免我就把你改定的簡章，及我們幾個人的姓名通信處，在報上登載出來，作爲定告成立罷。以後你那邊同志的朋友，願意加入的，請通信介紹到平報社裡，由林君利病主持便得。

十，一，廿六，熱儲。

嶺東社會改造社暫行簡章

定名 嶺東社會改造社

宗旨 討論改造社會問題研究新文藝

入社 填報姓名籍貫年歲職業住址介紹人（在平報附設本社消息欄發表）由社所給社證一張但

介紹人應担負一切用昭慎重

幹事 暫不設社長由平報編輯人担任義務幹事

社務 社員有提出問題付各社員討論的權利各社員對其一社員提出問題有自由發表意思的權利但發表意思的文字一律通用白話體在平報改造欄發表得社員之同意另議發行刊物

經費 不收社金欲發行刊物時另議徵集內費

社所 暫借平報作通訊處

社約 社員個人行為與本社不相關涉但各人應有規過勸善的義務

出社 社員得以自由意思宣告出社遇有特別關係時一社員提出得多數社員同意亦得公請特定社員出社一月以上對於本社無意思發表者認為默示出社

集會 每年擇一定時期雅集一二次雅集費(如茶點拍照等)各社員應該平均負擔

附則 此乃暫定之簡章以後從多數之意見可以隨時更改

◎ 社員姓名錄 ◎

姓名	籍貫	年歲	職	業	住址
林培廬	揭陽	十八	揭中學生		揭陽韓祠
錢熱儲	大埔	三十七	潮安縣署教育課		潮安縣署
林利病	大埔	三十五	平報總編輯		萬安橫街平報社

藍仲安	大埔	三十一	金山中學教員	潮安開元街
藍若虛	大埔	十八	平報新聞編輯	平報社
陳季寰	澄海	二十	商學	庵埠連杉街之興號
楊邨人	潮安	二十	武昌大學學生	庵埠大厝前苔香國 民學校
林摩訶	揭陽	三十	三變學校校長	揭陽店街三變學校
蔡心覺	潮安	二十五	西關學校校董	潮安城廣源街大興 行
青民	潮安	十七	金中學生	楓溪鄉溪下
林四	揭陽	二十三	三變學校校董	揭陽精神研究社
余樺傑	饒平	十七	黃岡私立益智民校長	黃岡益智民校
李寄塵	梅縣	二十六	前揭陽縣查學員	梅縣一區求實學校
楊幻師	福州	二十六	郵務員	福州新街頭建盧
林宗昌	紹安	二十四	湖光小學校長	紹安打石街八號
袁小奇	武昌	三十一	郵務生	武昌大馬路新慶祥
盧傑	蘇州	四十二	商	蘇州養育巷新民俱 樂部

(附白) 凡有志加入本社者請查照上章來函報告此白

卷末的 Dedication

這是我要赧然赧然負負的向我的朋友請罪的事：一個無名的園卒，要在他的朋友面前陳列他的未成熟的酸果，是多們慚愧的事！

是的，我何嘗不知道我這卷集子是未成熟而且要給人笑與罵與唾的集子。沒有人笑與罵與唾，羞陋的園卒不能有滿畦的奇花遍林的美果的收穫。這是我常常要以此自勵的。

過去我也曾經在我們的歡樂園裏竭誠盡悴的犧牲了長時間的光陰與精力，去栽植我們的芳菲黃穎的花果；過去我也曾經在我們的奮鬥隊中竭誠盡悴的犧牲了長時間的光陰與精力，去吹響我們的沈雄悲壯的筆樂：因此我的朋友們都要藉我寫的文字以明瞭我，於是我不得不把我這卷集子印出來以獻醜。

集末附「陳良璧離婚的情形」，「民國十年組織的嶺東社會改造社」二篇文字的意思：前篇是敘述陳女士受家庭酷虐而離婚的情形。這事與婦女解放是極有關係的，那時在潮汕報紙上反對楊君的文字，真是雪飛也似，我也是發表反對文字中的一個；後篇是敘述我在潮汕組織的社會改造社情形，潮汕自從我們挺起肩膀負改造社會的擔子以後，這黑森森的嶺東社會纔漸漸地有一線之曙光。此二篇都是我在嶺東社會上努力的留影，所以我便順便把它附在集尾。最後我很盼望我的朋友用醫生檢驗的態度來瞧我這集。如其發覺我這集的臂膊上有一粒



勘 誤 表

43 36 35 35 33 27 17 16 16 6 1 1 頁

11 3 3 1 7 9 15 8 8 14 4 3 行

28 19 21 5 30 7 21 29 25 34 5 5 字

誤 趙 就 該 角 中 彩 虹 社 纜 辦 部 燒 三 食

二 頁

正 趙 澄 攝 曆 就 該 角 中 彩 虹 社 纜 辦 部 燒 三 食

十 二 頁

小的擦癢眼皮上有一條細的紅絲時，請不要客氣的指出來，我當再拜泥首以謝！
一九二六，十二，一，培廬，寫訖。

北新第七期

十月二日出版

真假兄弟.....旅泊桑
 小說論.....平
 發見李卓吾墓.....趙端平
 秋光.....生
 出版之聲.....

語絲第一百期

酒後主語.....豈
 小品.....江紹原
 東抄西襲之九.....劉復
 「與女信」.....川島
 關於契訶夫的幾句話.....定劍
 竹枝詞.....林譯
 仲民來.....衣萍

海音書局新出版的書

(一)莫泊桑的詩 這是法國莫泊桑的詩集
 張秀中譯，柳風校。洋宣精印，實價六角
 (二)長短句 協和大學教授鄭資子著，全
 書凡三萬言。實價三角半。
 (三)漫雲 呂迅沁作，分四輯：信，小說
 ，詩，雜感。洋宣精印，實價四角。
 (四)歐冠拉 這是法國莫泊桑的名著，日
 記式的長篇小說。集中滿是鬼神出沒，滑
 稽的故事，讀時使人戰慄，使人大笑。張
 秀中譯，定價二角。

翔雲第一期要目

我們的話.....方紀生 社會麻木性之養成及
 其危機.....狂壇泰 社會改造的途徑.....林
 培廬 赫胥的驚語.....爽峯 遲暮的旅客.....
 谷鳳田 勞灣故侶.....素仁「賠錢貨」.....
 繁修 父親(譯文).....富良澤譯 鼓聲.....
 徐霞村 小屋.....黎翼 向前去.....素貞
 通信處：北京中大方紀生君轉。

趣味第二期要目

源氏物語

初級裁判廳(譯文)

還能記取的一首兒歌

論親日派

通信處：上海寶樂安路大

陸里東街十三號謝宅

流螢第三期要目

當嶺東歌謠未出版之前林培廬

「平疇」詩序

沉思

小詩

通信處：上海法界天主堂

街祥裕里四號

謝六逸

馬宗融

小旭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張良啓

吳其敏

馬清夢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中大季刊第一卷第二號要目

古文繙文與小篆繁簡辨

「敦煌石室」算書

難蜀漢徵言成內色義

論古今文上章太炎先生書

釋植灌

鄭板橋的文章

墨子小取解科

自然與人

中國哲學上關於「道德問題」之五大學派

委員制的性質及利弊

論商業使用人商業主人性質關係

刑律第三十條之我見

中國航運業與英日之關係

中國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劃分施行問題

國內銀行業之現在與將來

梁銘西哀詞

賭金

白磁杯

朱師轍

歐陽竟無

李承仕

吳承仕

孫人和

姜人華

陳啓華

張焜年

江問漁

高一涵

江元亮

王元亮

方宗賢

劉冠英

林損

王衡

佟少棠

燕風旬刊第二十五期目錄

六月一日出版

與胡適之論李汝珍

忠魂碑下(小說)

戀愛新史(小說)

通訊

價目：本京銅元四枚，京外連郵
費二分。發行所：北京鄭王府西
夾道十二號王公瑛君。

王宗璠

王統照

姜鳳華

谷連田

劉鳳西

國學週刊第二十四期目錄

八月十八日出版

雪南的喪禮

黨俗簡聞

特重音調之客歌

顏神的傳說

土地爺的傳說

價目：每期二角。發行所：上海寶
山路寶山里六十號開明書店。

孫少仙

劉策奇

鍾敬文

谷鳳田

張仲毅

縣延第十四期目錄

十月一日出版

從龔堆到真理

寄鄭銘琴的信

不幸的消息

花會

通訊處：北京西安門外
號價目：本京銅元四枚，外埠
洋二分。

葉生機

全國斌

張文蔚

喻元一

外埠

國魂第三四期目錄

十月十日出版

我們爲什麼紀念國慶

國魂與國慶

國家主義在今日政治中之地位

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決

通訊處：北京大學收發課承
價目：本京銅元二枚京外洋一分。

侯華余

姜平

謝承平

嶺東國民日報

日出三大張，附刊自本月起，更加擴充：

- (一) 改良印刷
 - (二) 擴充篇幅
 - (三) 增設專電
 - (四) 特約通信
 - (五) 擴充副刊
 - (六) 臨時增刊
 - (七) 插載圖片
 - (八) 永不休刊
- 社址：汕頭萬安街六號

大新潮報

嶺東消息的總匯！

潮梅言論的中心！

日出三大張，副刊一小張。

專載思想學術小品文字。

歡迎各界投稿。

價目：零售大洋五分 每月一元一角，每年九元。

社址：汕頭永泰街三十二號。

行將出版的

嶺東社叢書

(一) 海神(詩歌創作集)

谷風田著

分四輯，並繪有精美封面及插畫甚多，連史紙綠字精印，絲線裝訂，其精美確為出版界之冠。

(二) 悲栗(短篇小說集)

丘玉麟谷風田合著

第一輯為丘君小說，均係在語絲，藝文，文學旬刊上發表的。第二輯為君小說，均係在覺悟，聲樂，文學週刊上發表的。洋宣精印，封面為陶元慶先生所繪。

(三) 嶺東歌集

林培廬盧佚民劉信芳丘玉麟合輯。共歌謠數百首，卷首有周作人朱自清序文。洋宣精印。

(四) 蘭溪女士(戲劇集)

谷風田著

一九二六年十月初版

實價一角半

著者 林 培 廬

代發行者 北京海音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82
11477
11477